

2000

小小

Xijing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曦靜 (2000)。小小。輯於《考功集(畢業論文選粹)》。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36

This 其他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小小

陳曦靜（2000年）

汽車在高速公路上呼嘯前進，靜悄悄的，只聽見偶而一兩聲打鼾聲和無意識的、滿足的嘆息。一上車時大家爭著放行李，弄得臉紅脖子粗的，好在到了重要關頭，每個人都還沒忘了提醒自己：出門在外，萬事以忍為重！車子剛出市區，女人們便忍不住好奇的跟身邊前後左右的人搭訕：你們是哪里的啊？是嗎？我們也是呢！你在港打甚麼工？在哪裡上班啊？幾個兒女？咦，你會暈車哪，來，我跟你調個位置，這裡靠窗，舒服點……吃個柑吧…不了，我也有……酸梅…西餅……終於都累了，揮之不去的是那似有還無的唾液的氣息，混著香水味、風油精味、食物、殘渣，到後來也分辨不出到底是甚麼味道了。

我偷偷推開窗子，把臉緊貼在那一小條隙縫，貪婪地呼吸著混著泥土腥及樹木香的空氣，享受著夾著絲絲小雨的寒風。窗外黑糊糊的，只看見一座座山巒及一排排樹木不斷後退，偶而有那麼一兩家夜店，慘白的光管照著「補胎打氣」、「常山加油站」或是「阿芳飯店」，出其不意的強光騷擾了車廂里熟睡的乘客，有的發出一兩聲哼哼，有的換了個較舒服的睡姿……感覺到身邊的母親蠕動著身子，我趕忙拉緊窗簾。

我們坐的是昨天中午十二點的車，整整二十四個小時。如果車子沒壞，我們該到家了。現在才到南安，還有兩個多小時車程，加上半路不斷有人下車……

「借過一下，借過一下。」

「月啊，這麼晚了還未睡啊？等了很久了吧，唉，車壞，修了二個鐘頭……」

「阮驚你認不了路，公路擴建，三嬸的厝都拆了……」

「呢，老鄉，伊就是我給你講的查某孫啦，有閒來坐坐啊！」

「哇，你好福氣哦，有這水的查某孫……」

「趕緊落車，先搬行李啦！」還是司機善解人意。

「喂，你透窗子看一下，唔通搬錯行李了。」後座有人說。

車廂里一下子沸騰起來，怎麼那麼多行李，搬也搬不完！只剩下一半人，可那行李，堆在通道上，還跟我們坐在座位上一樣高。一路上可真夠狼狽，下車吃飯、上廁所，要麼從窗口跳下去，要麼就狗爬式的趴在髒兮兮的行李上出去。我真不明白，為甚麼每個人都帶那麼多行李。話說回來，也沒有甚麼可奇怪的，我們自己不也帶了不少嗎？上車時還收了一百二十塊附加費呢！都是媽，甚麼也要帶：你外公外婆身體不好，藥材是少不了的；小孩子，可是懂得要吃的了，記得前年回去，一直就嚷著要糖、要巧克力的；舅、姪、姨、姨爹，都趕著要時髦哪，說香港的便衣比自己做的好看！親戚朋友有，親堂也不可得失！唉！少了一兩份，可有話聽了，你哥姐還小，不懂人情世故，凡事都還得鄰居提點著。上次嫌重沒幫黑叔帶罐咖啡，事後對你哥提了多少次？後來還不是要你哥去買罐給他才再打招呼的？對

了，你準備了甚麼給小小，給她女兒也行，唉！時間過得真快，想起來小小還在吮指頭，這陣都生了……

可不，她比我還小幾個月呢！她的決定可真倉促，那年姐結婚，本來還打算叫她做伴娘，想不到她倒搶在姐前頭結了婚。丈夫家碾煤，煤廠是自己的，有個店面，還有一棟兩層高的樓，兄弟兩個，他是老大，公婆健在……爲了這門「高攀」的親事，她姐姐天真跟她嬌冷戰了好一段日子，因爲她嬌介紹了這麼一門好親事給她妹妹，把她給比了下去；她媽媽可樂了，人前人後扯著她破鑼似的大嗓門：「哈，查某囡大了沒用，翅膀尾乾就想飛，你看阮小金，養她這大，沒一絲留戀，愛嫁奘哦……」「唉，妳這個人，哪有人這款說自己的查某囡！」「不過呢，」她賊兮兮的壓低嗓門，斜睨著眼接著：「這個女婿還真孝敬老的，前兩天送一條紅塔山給阮那個，還有……」接著便嘎嘎的笑開了。

是啊，聖誕節前，接到小小說要結婚的電話可真嚇了我一跳，我原以爲自己知道她的秘密。那人…叫甚麼…我挨著玻璃窗，冷冰冰黑呼呼的車窗上映出的倒影，眉毛跟眼睛都疊在一塊兒。我順了順滑稽的一字眉，試著把末端往上推，眼睛都被扯成狹長的吊梢眼了，一字眉像對八字腳憋扭的站著。算了，怎麼也不可能修出小小的那柳葉眉，她表示驚訝、奇怪或滿不在乎時，就挑起右邊眉毛，斜斜的挑上去，剩下的三分之一又出其不意勾下來，有一種嫵媚的、邪惡的美麗。他……對了，聰啊，阿三的堂弟，訥訥腆腆的，戴著銀絲近視眼鏡，常偷偷的瞄她，一碰上她的眼光就急急扭過脖子，太用力的關係吧，把脖子耳根都扭紅了，我真擔心他會把脖子扭斷呢。那天他坐在摩托車後座，環抱著阿三，臉緊緊貼在他背上。小小呢，一身全黑打扮真有點騎士風範，揚著一頭長髮，緊抿著雙唇，全身繃得緊緊的駕著車，這跟她平時滿不在乎、橫衝直撞的風格可大不相同。對於阿三的多次挑釁，也只是恨得牙咬咬的怒目而視，繃出那麼一句話：今天我才不要跟你鬥呢，小心看路吧！我們在清水岩逗留個多小時，小小的雙頰像染了胭脂，真可愛。她那天真像個囉嗦的老太婆，三番四次的說：「雪啊，我和妳姐啊去深圳，妳要立即出來找阮啊！」「雪啊，從香港出來，大概要多久呢？」「雪啊，妳禮拜休息哦，記得出來，妳有寫地址沒？」唉，我又不是聾的，不用調高妳的聲調啦！我投訴著，她則把冰冷的雙手捂著臉頰取暖，那發燒的雙頰在突如其來的刺激之下，愈發紅得可愛，像山上的紅葉。我眼珠一轉：「當然了，我怎會不來呢？聰啊，咱做陣去好沒？」「嗯…好…好啊，我…我把電話給妳們，妳…妳找我。」看著他憋紅了臉的樣子，我忍住笑，瞄下小小，她滿不在乎的踱開去。

哈，可給我逮著了，妳也有今天！卡拉 OK，好啊，你們上次合唱的歌曲真好聽，特別是聰啊，根本就不懂得唱，居然也樂在其中，還不時的問這問那，口渴不？餓不？累不？哇！……咦，不是這些啊……惜別的海岸……一時失志唔冤怨嘆……愛拼才會贏……講甚麼，我親像，天頂的仙女……原來你是虛情假意……啊啊啊，我問你，……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停停停……這是妳最不喜歡的歌啊……妳剪頭髮了……真好看……怎麼哭了呢？是 真的，不騙妳，不信問聰啊和阿

三……他們到哪去了？也不說一聲……妳又穿這衣服了，妳媽不喜歡的，她又要罵妳守喪了……怎麼了，別走……別走……

「雪，醒醒，到了！」

「哦……」我伸手遮住突如其來的刺眼燈光，撥撥貼在前額的頭髮。

「怎麼了妳，大寒天時那麼大汗？」媽擔心的問。

我搖搖頭，噓了口氣。「看，是姐和二舅！」我指著窗外。

「爸、媽、妹啊。」

「姐啊，二舅！」

「這晚，你兩個真憨，等久了吧！」

「沒啊，大雪驚你們唔知哪落車，又驚你們行李多。頭先看見一輛過去，還以為是你們呢！」

「傻查某，自己的厝，那會未認得啦！」

「呵，自開始擴建公路，很多人都不知通落車，這麼晚，有的坐到永春才知通落車。」

哈……

在浴缸里放了滿滿的水，是個迷你泳池，可惜不夠熱水，泡在冷水里，牙齒咯咯亂響，浴後倒是倦氣全消。爸媽張羅一下行李，又睡覺去了。姐又是沖茶，又要煲水，煮早飯，一會兒又忙著把行李分類……我完全插不上手。大門外的竹林一片霧茫茫，我總幻想著自己是個遊憩其中、靠那竹葉上滾圓的露珠維生的小仙女……

「姐，咱的舊厝……」我揉擦著頭髮，屏住呼吸。

「去看看。」姐柔和的笑著說。

雨停了，天空灰蒙蒙的。想起二舅小時候問外婆：「姆啊，是鳥啄破天才天光哪？」不禁好笑。舊厝就在新厝隔壁，是古厝，中間一個大天井，上面四間房、下面四間，兩旁各一間。我們住在下面的那四間，叫下落；上面四間有三間都沒人住，另一間大房是小小家的。旁邊兩間也沒人住，所以實際上就是我們兩戶住。聽說我們兩家是同一太祖公，所以在所有的親堂里，和他們家是最親的。

門都門上了，只能從外面看看。下落四間窗門緊閉，還佈滿了蜘蛛網。聽說這舊厝現在都沒人住了，只是用來做柴房。小小家在院落邊又建了間五房一廳，準備給她兩個弟弟結婚的。這幾年，天真和小小都出嫁，夫家又過得去，大喊的從中得益不少；生活無憂，人人身上有幾個閒錢就坐不住，找玩樂的，鄉下地方有甚麼玩的？上次回來時，就聽說院落的房間成了個半公開的賭場。噯呀，唔通講錢啦，最要緊大家歡頭喜面，反正我也不是等這幾個錢來開飯，我自己也好這項，順便啦，嘎嘎嘎……大喊的說。

興趣她是有的，每次都探手到男人們 衣袋里摸枝香煙，生硬的叨在嘴

角，湊到旁邊去借火，大大吐出一口煙後，便大咧咧擠在男人堆中，說話夾爹帶媽的甩起牌來。口水把香煙頭都浸濕了大半截，嘎嘎笑時，香煙顫巍巍在嘴角抖動，看得人心驚膽戰。不過，她往往玩了一兩趟就抽身離開，因為要煮飯，最重要的是要「招呼客人」啊。

說起她招呼客人的那股熱情勁兒，可真是沒得說的，又是茶又是水的，遇到午飯或晚飯時間，一碗熱氣騰騰的稀飯送到面前：「先喝一碗，不會太飽啦，等一下回家還吃得落啦！」那邊廂，家屬們找上門來時，她就把她們拉到一邊，壓低嗓門：「伊這陣手風順，妳唔通去惹伊，等一下我才叫停…大家都是查某，我看伊對妳啊，真是……」如此這般的，家屬們無不紅著眼睛、滿懷感激的離開。

「哇……」

「我囡心肝，啥事？來，阿嬤拍拍，乖——你看外面，暗摸摸，靜靜，貓鼓來囉！」大嗓門說起溫柔的話就像在水缸邊上磨刀，聽得人頭皮直發麻。真妙，大喊的居然承繼了她婆婆的愛心，動不動就把心肝寶貝掛在嘴邊。只是那是誰的小孩呢？猴齊天和黑包都未結婚，天真一家到深圳去了……肯定不是小小的，那語氣跟她是無緣的。印象中，跟她有關的只會是：「小金啊，妳等一下皮給我繃得緊點哦，看我怎剝妳的皮，妳到這陣衣服未洗、水缸里沒半滴水、豬也未餵……妳整日野哪去死啊？」小小聽了，只是把嘴抿得更緊，飛快的揮動雙手，頭髮亂了、衣服帶子鬆了都不理，於是每天見到的她，就如個小乞丐，衣服胸前永遠半濕，長期趴在灶台上洗碗染上一片油漬，黃黃的；褲管卷到小腿肚上，赤著腳……我常想，她可能真的是番薯溝里拾來的，每次我問媽我是從哪里來的，她都這樣說。小小一定不是大喊的親生的，不然她為甚麼去奶別人的孩子而不喂她？

這事是從大人們那里聽來的。話說小小還在嗷嗷待哺，大喊的卻跑去奶同村別人的孩子。原因無他，只因連生兩胎女的，已毫無新鮮感，而人家可是答應把那胖呼呼的小子跟她交換的，這一來要顯顯自己的誠意；二來嘛，哪有虧待自己的兒子而去奶別人女兒的道理？難得小小識時務，號啕大哭得快要拆掉屋頂、唇乾舌燥卻依然引不來爺爺奶奶和一大堆姑媽叔叔的注意時，她便下定決心靠自己。怎麼辦呢？試試看手指味道怎樣，嗯，鹹鹹的倒也不太難吃，將就點吧！聽說一天到晚吸啊吸的，有助於增強肺活量，強身健體，這叫一舉兩得！那手指說也神奇，提供了哺乳期嬰兒所需的一切營養，到目前為止，倒還沒聽說小小因此得了甚麼後遺症或是因營養不良而引致的任何病痛。這一吃，直吃了六、七年。我還真得感謝那手指，沒有它們，我的童年生活肯定會因小小的缺席而失色。

不是嗎？記得那時她家房子剛蓋好，有一次，三舅到我們家，他說咱來煮芋甜好沒？我掘芋，你兩人削皮。削完皮後，我們手癢得厲害，心里著慌了，怕手會無了期癢下去，便各自帶了把椅子，坐在一間空房里不斷的抓癢，我哭喪著臉，不斷嘟囔著：「死啦，死啦，肯定不會好的啦…」她總是嚴肅的望著我：「不准亂說，

快吐口口水再說過，來，說了就好了。」於是我便虔誠的跟著她說幾遍：「呸，呸，沒癢，沒癢……」

噢，是這一間了，現在是賭場了吧，那時可是我們的秘密場所，靜悄悄躲在里面，感覺好安全，不怕被她家人找到。夏天，我捧著一大碗仙草，上面厚厚的鋪上砂糖，慢吞吞吃著，磨蹭著，趁媽轉眼的瞬間，一溜煙閃進那房間，和她妳一口我一口吃個碗底朝天，然後相視而笑；冬天，我手捂著些雪花膏，搽在她那紅彤彤、有點龜裂的雙頰上，她總是嘶嘶呼痛；有時我拿了家里的指甲鉗，學著媽幫我剪手指甲的樣子幫她剪起來。她的指甲都是中間凹進去，兩邊翹出來，綑著黑邊。她說別剪得太貼了，我刷鍋的時候要用。她右手的食指跟中指明顯的比其它手指扁，微微泛白，是長期吮吸的結果。

我就不相信，手指會比糖果、餅乾好吃。她一有空就把左手盤在胸前，右手伸進嘴里，嘖嘖有聲的吮起來。有時坐在我家大門口，我們摘空心菜她就幫忙，忙完了又把手指伸進去。鄰居有客人來了，派糖果餅乾，媽說：「小小啊，趕緊返去分糖果。」她只是搖搖頭，慢條斯理的說：「返去都沒我份。」果然一會便聽得另外三姐弟大打出手的聲音。後來，媽往往多分些給我，叫我分些給小小。但小小怕見我媽，因為媽每次看見了就說：「小小啊，妳也唔細了，唔通吮囉，很歹看！」說了幾次後，她再看到媽，就「扑」一聲抽出手指，伸到背後去擦擦，羞澀的笑笑。慢慢的就把那習慣改了。

太陽懶洋洋探出頭來，霧氣很重，像蒙了一層薄紗。我深深吸口氣，鼻腔里有股刺痛的感覺。閉上眼睛，我再大大吸了幾口氣。一轉身，我快步走向廚房——小小兒時的遊樂場。灶，煤爐，水泥缸，碗架，新添了石油氣爐。冬天坐在灶前添柴草是一種享受。我家人口少，不用大鼎煮飯，唯有央小小讓個美差給我，而每次都讓我給搞得亂七八糟，那火不是被弄得氣喘噓噓死去活來，就是大發脾氣竄到外面來了……我大叫著跳開，小小二話不說，拿起火槌，搗下那頂著鼎底的禾稈灰，操起一把禾稈往里塞，雙手一翻一抖，火又跳躍著活過來了……我走過去，坐在那圓形的冷冰冰的石礮上，灶窟（放禾稈草的地方）空蕩蕩，灶床里黑呼呼，最里面透出幾點白光。我奇怪的站起身來看看，一前一後的鐵鼎依舊排列著，近灶窟的、煮飯的有個鼎蓋歪歪斜斜掩著，上面又是油漬又是灰塵；較小的那個，通常用來煮豬食的，已是鏽漬斑斑，鼎底穿洞了，剛剛看到的亮光就是從那里來的。

我彎著腰，學著小小洗碗。可那時候，小小矮矮胖胖的，根本就不夠高，只能拼命踮起腳尖，身子吊在灶台上，努力在那大鼎里撥弄著。她的動作倒俐索，十幾個人的碗筷，一眨眼功夫就洗完，順手把抹布往那灶台四週一抹，灶台上立刻便出現了一大一小兩個圈圈，像兩個滑稽的嘲笑著甚麼的大口。

洗完碗筷，該要挑水了。水缸也換了，是用水泥倒成的，比以前的瓦缸高大，不過現在用自來水，水龍頭一開水便嘩嘩注滿，沒了挑水倒水的麻煩。小小剛剛挑水時，用的還是鐵桶，掛在水鉤上，跟她差不多高。開始時只裝半桶水，搖

搖擺擺橫著走，遠遠的看到她最好就退到一邊去，她那走醉拳的步法可不是說笑的。由於「所向無敵」，那水桶只好拿小小的腳後跟出出氣，惡作劇的刮刮她的皮、絆絆她的腳……就算到了門口也不放過她，總要小小橫來豎去的擺弄幾次才肯乖乖就範進去。這下可輪到小小出氣了，「匡」一聲報復似的卸下重擔，久而久之，水缸前的泥地上出現了兩個圓坑。倒水進水缸時，先用水瓢勻些水到水缸里，剩下的就一手提、一手托底，把水桶扣在水缸邊上，往里倒水，每次都弄得地下濕漉漉的。那倆坑坑總是滿盈盈的，像兩汪淚泉，現在倒被水泥地給填平了。

一個月下來，看著小小挑水變成一種享受。遠遠的看見她挑著沉甸甸的擔子，一隻手輕輕的搭在扁擔上，另一隻手指頭象徵式的勾著水鉤，配合著水桶一頓一頓的節奏，跳著舞過來。走近些，你可以聽見竹扁擔受壓發出「吱吱」的呻吟，水桶里的水則打著半圓「撲嗤撲嗤」地伴奏。到了水缸旁，微斜著身子，手握著水桶的挽手，順勢一甩一晃，就把那水桶扣在水缸邊上，嘩嘩的往下倒水。

論起年紀來，我比小小還要大上幾個月，可在做事方面，卻相差三萬八千里。就拿挑水來說吧，我一來羨慕她像個大人，二來想幫媽，於是在烈日當空的正午，趁媽在睡午覺，偷偷挑了水桶出去。說來可真丟臉，我挑著那半桶水，趑趄了幾步就一屁股坐在地上，新買的膠水桶摔裂了，為此還挨了一頓罵，直到現在，人們還拿這事來取笑我。

說起好笑的事，最荒謬的莫過於一起上廁所。小小的姑媽說：「我都未看著親像你兩個的，連廁所也做陣去，……」嘿，她可不知道，這已成了我們每天的節目。每天午飯時分，站在門口喊聲「小小哦」或「雪哦」，我們便心領神會的拿些手紙到後院會合。廁所由土磚搭成，男女各一邊，外面雜草叢生，我怕有蛇，便偷偷荷把鋤頭，把它稍為清理一下；里面可是我們的天下了，從家里拿來不用的掃帚，每天清潔；拿塊瓦片，在那土牆上歪歪斜斜地寫上「上」、「下」、「大」、「小」的字，畫上呆板的有菱有角的太陽花，牽著手的瘦巴巴的稻草人，圍著那刻得深深的「小小」和「雪」傻呼呼跳著舞。

「咯咯咯咯……」扯破喉嚨的啼聲劃破黎明的寧靜，此起彼落的啼叫聲引來小孩耍賴地嗯哼著，遠遠的木門「吱呀」開了，伴著清脆的淘米聲，空氣一下子活潑起來。我走出廚房，隔壁的美珠正在門口刷牙，咧著滿是泡沫的口喊道：

「哇，這早，幾點到厝啊？沒休息一下哪！」我笑著回答，請她到我家坐坐就走開了。她的外貌沒有多大改變，只是比以前瘦，嘴角的笑紋更深了。聽說她跟婆婆相處得不大好，有一次跟婆婆打架，她那嬌滴滴的小姑碧珠也加入戰團，把她的頭髮扯了一大撮下來，為此倒出了名。「阮那個小姑啊，哇，親像大小姐呢哦，出門口收衫都要擔雨傘……」她老抿著嘴說。

說碧珠嬌氣，也怪不得她，她父母老年得女，視如掌上明珠，難免嬌寵些。平時在家里，說要吃飯不能煮粥，哪個敢不順她的意？偏偏有小小那種不知好歹的，凡事總不順著她點。那次我和小小又在這個門口庭打羽毛球，碧珠說要打，我當然讓位啦，算起來，她可是我的姑婆輩，比小小也大一輩呢！我看了一會兒就走開了，碧珠那林黛玉式的打法可真沒勁頭，只是不斷的發球、拾球，發球、拾球。

回來時，兩人僵在原地。

「妳沒接著，當然是妳撿！」硬梆梆的小小。

「我撿好多次了，到妳！」理直氣壯的碧珠。

「球在妳那邊，……」小小別過臉去。

「妳是撿是不撿，不撿明天免來吃酒席！」老羞成怒的。

「哼，才沒稀罕哪！」小小乾脆坐在地上，慢條斯理吸著手指。

碧珠頓下足，擲下球拍，我走過去，她身子一扭，昂起頭啪啦啪啦走了。

第二天一早，所有人在家里草草吃過早餐就湧到新郎家。借回來的桌椅都排好了，十幾個小孩圍著桌子，眼睛滴溜溜的轉向桌子上的兩碟瓜子，大膽的就伸手抓一小撮，一溜煙跑了，剩下膽小的乾瞪眼；有的呢，跟在母親屁股後面，扯著衫尾，怯生生跟母親們捧點心到客人房里去，看著大人們推讓、客氣，偶爾得到一兩個比較細心的客人的讚美；水井邊，蔬菜、碗筷，伴著唾沫從白花花的水里往上撈；屋角下臨時搭起的大灶上，紅棗百合蓮子湯歡天喜地的跳躍著，井然有序的碟子也心急起來，爭先恐後的弄得砰砰亂響；大廚師走過來稱稱這肉，翻翻那肉，提刀一旋，一小塊瘦肉應聲而下，準備點心去了。‘啪’的一聲騎回板上的那一匹肉兀自顛悠悠笑個不停，引得附近的同伴也鼓噪起來，一時之間，那木板不勝負荷的吱吱亂響。我搜遍了所有角落，不見小小的影子。

「來囉，來囉……！」

「到大路口啦，緊啦，準備放炮啦！」

「肖龍肖虎的，緊入去厝里！」

對，她一定到村口迎新娘去了，我興奮地朝村口跑，沒有。靈機一觸，我飛奔回家，果然，她坐在院門口的門檻上，抱著膝吸著手指。

「小小，快，要開始囉，新人到囉！」我扯扯她。

小小搖搖頭，小臉繃得緊緊的。她經常自嘲沒下巴，這時候又抿著嘴，令本來尖而稍短的下巴顯得更短，看起來不像在生氣，倒像在撒嬌，紅通通龜裂的臉龐繃得快要裂開沁出血珠子來，我不敢拿她打趣。

酒席開始了，每桌有兩包香煙，平分每人有五枝，其他小孩向我要，我沒給，我要留給小小，她要給她爸媽的，我想這樣她爸媽會對她好一點。這不，大喊的捧著滿滿的一碗肉丸子擠過來，一路打招呼：「…唉，是啊，熬查某，唔來，唔來厝里沒甚麼通吃，…嘿，雪啊，來來來，妳和阮小金最好，給我拿這些肉丸子給她吃！」

小小已吃過早上的稀飯，我無功而回，捧著那碗找大喊的，她看了笑得咯咯響：「唉，妳也是一個熬查某，妳放下它，伊就吃啦！來，我自己拿去！」說完一陣風的刮走了，後來她又走了幾趟，捧了些豬肉啊、排骨啊、海參啊甚麼的回去，說是給小小吃。晚上我去找小小，看見她又在吃早上的稀飯。

一陣蛋香撲鼻而來，我轉過屋角，走過荔枝樹下，豬欄里小豬聽到聲音，湧了出來，提起上半身趴在豬欄上，討好的大叫著，迎接它們的早餐。我只簡單打聲招呼，就朝廚房奔去，心中因為自己打破它們的希望而感到一絲歉意。站在窗前，姐拿著鏟子忙碌的翻動著，是我愛吃的菜脯炒蛋。

「姐，那菜脯……」

「餓了哦，是昨晚找大喊的拿的，快入來，站在那里吸油煙啊！」

「姐，小……」

「噤！」姐開始炒菜。

「剛剛好像聽到賣豆乾的，快去幫我叫來咧。」

我應了聲，穿過大廳，站在水井邊側耳傾聽，捕捉那「豆——乾哦」的餘音。是在竹林上飄著的氤氳的霧氣上。我雙手攏成筒狀，朝著那輕煙喊：「賣——豆乾的哦——」幾隻鳥「撲」的從竹林中掠起，披著一身霞光，搖落無數露珠。一團肥胖的綠色身影蹣跚而出，那麼遲緩，像電影里那些從煙霧中飄出來的慢鏡頭。是英姑，以前一群小孩總跟在她後面，扯著嗓門，挽著藍子，搖擺著學她的樣子，小小學得最像。

豆乾加價了，以前是五分錢一塊，現在是一角，可塊頭比以前小。姐把那肥肥白白的豆乾逐一放在鹽罐里，媽教的，這樣過一兩天後，豆乾就會變硬，煎起來不易碎。飯桌上已有一碟金黃的豆乾了，我——看著直咽口水，好不容易等爸媽梳

洗完畢才開始吃早餐。

「大雪啊，妳那些行李都分好囉哦，我一袋一袋給誰的，都有寫名囉！」媽說。

「分了，吃飽再說啦，等一下涼了歹吃。」

「這兩年厝邊頭尾怎樣啊，黑叔一家沒和咱怎樣吧？」

「還是像以前呢，舊年黑嬭過身……」

「嘿，過年過節講這些做甚麼，你倆等一下是去外公家哪，是的我載你們去？雪啊，妳要去沒？」哥打斷道。

「嗯，你先載爸和媽去，我睡一醒才去。姐啊，小小今天會返來沒？」

「哦，對了，行李里有一件白色外套，有帽的，那是給小小的女兒的……大雪妳有看見沒？我沒記得寫名，唔通入錯去給別人囉。」媽說。

「哦，我還以為那是給表妹的，我先去翻出來。妳先吃，吃飽睡一醒才說。」姐說完，輕嘆口氣走開。

「唉，你們慢慢來，樣樣問大雪，搞得她吃飯都沒時間。」爸說。

吃完早飯，我回到樓上房間里，姐正坐在床沿，小外套方方正正的疊放在大腿上，姐低著頭，順著上面的英文字比劃著。

「姐？妳也去睡一下，等一下咱做陣去外婆那，好沒？」一夜沒睡，姐臉色蒼白。

「嗯好啊，妳先睡，我落去碗筷收了再來。」

我鑽進被窩，頭一挨著枕頭，倦意隨即爬滿全身。姐窸窸窣窣的把外套放在膠袋里，又整理了一下房間才出去。走到門口時，我嘟囔了一句：「姐，小小來時叫我。」轉個頭就睡了，頭有點赤痛，早上泡冷水浴著涼了，我模糊地想著。姐在門口停留了一下，說了句甚麼，輕輕帶上房門走了。

一覺醒來，分不清晝夜，有一絲恍惚、不實在的感覺。風吹起了窗簾，剛鼓起一邊，又無力的垂下。看不清上面的圖案，但可從映在牆上的深淺不同的倒影，想像出那淡綠色的窗簾上竹子的姿態。以前我們的門簾啊、窗簾啊都是用竹子編的，小小家祖傳的手藝。又夢見小小了，表情怪怪的，她跟姐在深圳，穿得真漂亮，是聰啊回去買的。那年大家一起逛街，聰啊說那衣服適合她，一句話，她就買

下了，用了大半的積蓄呢！後來到聰啊家里去，穿的也是那套衣服。姐偷偷問我，妳有沒有打電話給聰啊，約他一起出來啊？小小則一直用探索的、漸漸變成不信任、失望的眼神看著我，慢慢的飄走了；再出來時已換了套新娘子所穿的鮮紅套裝，看上去不覺得喜氣洋洋反倒有種落寞的感覺。小小一臉的滿不在乎，挑起眉毛，嘴角掛著一抹幾乎察覺不到的嘲笑。

夜，冷了，我拉緊棉被，翻個身。小小，妳在怪我嗎？其實，我有找他的，是他姐聽的電話，妳知道她怎麼說嗎？她說：「阿雪，妳搵我細佬有事啊，不如妳留低口訊我話俾佢知啦！……去深圳啊，我細佬而家仲細，我爹地媽咪唔放心俾佢去啊，妳同我向妳個朋友講對唔住啊，我細佬喺大陸時可能玩到心都散啦，而家佢做酒樓都好辛苦啊，近排都沒點聽佢提起去深圳的事啦！……妳得閒來我屋企玩啊！」當時我覺得屈辱，又不知怎樣回應，就說是妳細佬千叮萬囑叫我一定要叫埋佢去深圳，我怕他說我沒信用。他姐說她會叫他打電話給我，但沒有，不知是她沒有告訴他，還是他沒有打。小小，我怎麼告訴妳呢？這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不是嗎？這不，一年後，你就結婚了。

可是，妳怎麼會嫁給這樣一個人呢？我無緣參加妳的婚禮，可從姐口中得知，那人活了二十幾年，除了吃喝嫖賭外，暫時還不見有甚麼專長。妳匆匆忙忙的在聖誕結婚，婚後隨即到上海去，我們錯開了日期沒遇上。小小，我一直想問妳，幹麼如此糟蹋自己？去年聖誕節，聰啊他們也回家了，是不是發生了甚麼我不知道的？

門被慢慢的扭開，姐躡手躡腳走進來，把疊好的衣服放進衣櫥里，在椅子上坐了一會兒，看看我還沒有動靜，就悄悄走過來，彎下身子，湊近看我的臉。當她的眼睛適應了黑暗，對上我的眼珠，我忍不住「哈」的大笑起來。姐笑著拍拍棉被：「妳這個大菜豬啊，睡醒了唔做聲還打驚我！」我大笑著伸直雙手：「拉我起來！」

「大雪啊……大雪……」樓下傳來陣陣笑聲，夾著小孩的哭鬧聲，媽在叫著。

「妳傷風了？聲音……」

「沒有，剛睡醒。媽回來了？」我醒醒鼻子，還真有點不舒服。

「他們根本沒去，親堂來坐坐，一批去一批來，。快起來，妳午飯都未吃！我去看媽叫我做啥。」

「哦！姐，誰家小孩在哭啊？」我想起早上那個。

「是大喊的抱敏敏來囉，妳下樓時記得將那件外套帶落來，媽說當妳買的，哎……算了，妳緊落來吧。」姐欲言又止，走了出去。

敏敏？外套？那是小小的孩子了！真 是的，姐沒叫醒我。唉，要我親自

拿件外套給大喊的，然後看著她誇張的大叫：「哇，你看甲這水呢！」然後嘖嘖有聲一番，一回頭立即換上另一副嘴臉，真惡心！以前我回家，她總是說：「雪啊，妳和阮小金甲這好，她嫁奩時妳要金鍊買一條送伊！」每次都弄得我不知怎答，心里又有些惱怒，覺得她玷污了我們的友誼。這次是媽安排的，她說，人家小小現在是大人囉，妳和伊又是自小玩到大的，送伊一樣東西，也叫伊在婆家好做人。真複雜。

對著鏡子，我撥撥頭髮，練習著笑了幾次，前後照照，還是換套衣服吧！穿著這卡通衣服，一會兒又得給評頭品足一番，大喊的又要大驚小怪了：「唉喲！妳這個大小姐，阮小金比妳細，囡都生了，真是同人不同命囉！」嘿，生囡，叫甚麼來著？敏敏？倒不難聽，起碼比小金好多了，就知道大喊的見錢眼開，也不必連個名字也要金啊銀啊的吧！想必是小小改的。不知她長得像小小不？說真的，小小的時候長得並不好看，一頭枯黃、疏落的頭髮，打著結滿不在乎的掛著；五官記得不太清楚了，只記得總有那麼兩條青黃的鼻涕，「忽」的飛墜到胸前，又被小小大力一吸扯回去，順手一揮，那青黃的粘液就在雙頰上結成一層疤，後來有一陣子，看到她洗乾淨了的臉竟有些不習慣。媽說，小時候，她一坐到我身邊，我就一直把她推開，嫌她臭！這個我倒忘了，想不到自己小的時候竟是這麼個「勢利鬼」。換好衣服，我前前後後又照了幾次，才拎著袋子出去。走下樓梯，心里盤算著怎樣跟大喊的打哈哈，又揉了揉雙頰，咧著嘴做出一個自認為最好的笑容，磨蹭著。

「阮囡心肝，阿嬤轉去一下就來啊，妳留在這裡，等一下有水衫，等下阿雪拿水衫來……」大喊的聲音愈來愈遠。

我心中暗喜，三步併做兩步跳下樓梯，到轉角處停了一下，確定大喊的已走遠了，才揚著袋子跳出來，一眼看到姐蹲在個小女孩前面，拿著瑞士糖逗她。她們同時仰起頭來，喝！白白胖胖的，倒是個可愛的小娃！頭頂中間用個粉紅蝴蝶結，圓圓的扎著條辮子，頭髮倒掛下來，像個小噴泉。她直直的望著我，忘了手里剝了一半的糖，口半張著，口水從嘴角流下來，身子慢慢倚向姐。姐扶著她的肩，俯在她耳邊，鼓勵道：「看，是雪啊，妳看伊手里是甚麼？哇，雪啊，趕緊拿來給敏敏看一下咧哦！」我小心翼翼走過去，注視著她。她戒備、害羞的看著我，看到我也正注視著她，便反身撲在姐肩上，再偷偷回過頭來瞄瞄袋子。我拿出外套，蹲在她前面，抖著它：「哇，妳看，這個是甚麼啊，還會叫呢！」說著我按了按衣服上公仔的肚子。她回過頭來好奇的看了看，很快的又趴在姐肩上，雙手緊緊抱著她的脖子。我還想接著說，姐向我使個眼色，拍拍她的屁股，問道：「來，誰是水查某的舉手！」這下她可一點也不猶豫，直起身子，捏緊拳頭，高高舉起來。「敏水！」姐又問：「誰要穿水衫的舉手！」「敏穿！」她清脆應道，再次把手舉得高高的。姐把她轉過來對著我，那小模樣真嚴肅，小嘴抿得緊緊的，跟小小生氣時的樣子特像，特別是那短短的下巴。姐拿著外套問她：「這衫水沒？看一下，水！」她伸出小手摸了摸那公仔，肯定的說「水！穿！」「雪幫妳穿好沒，我沒閒，來，看敏敏有乖沒！」「敏乖！雪穿！」說話真乾脆。

我把她拉向身邊，脫下她那粉紅色的外套，里面是件粉藍色的毛衣，手織的，前面有隻白色的小白兔，粉紅的鼻頭，烏黑的眼珠骨碌碌盯著前面。一看就知道是小小的傑作，她喜歡這些紡紡織織的玩意。有一次她用打了好幾百個結的線頭線尾，織了條圍巾送給我。後來鎮里有間毛衣加工廠，小小瘋狂的迷上了，自己走不開，就央著媽幫她領毛線、領圖樣回來，一有空就織，一行幾針都不放過。晚上忙完家務後，又開始織。有電還好，沒電時要就著油燈，把不同顏色的毛線卷成一個個小球，這個顏色幾針，又到另一個顏色，吊得滿滿一棒針，我們總笑說就像村里佛慶時上演的「布袋戲」。有時候用錯一針顏色，大了一厘米，那是織了多大一幅也得拆掉，好幾晚的心血也沒了。我可沒那份耐性，看她織幾行就倦了，回頭看我的書，看著看著就睡著了，第二天醒來時，她例牌不在，成績往往不錯。這樣織一件大概有十塊錢左右，視乎圖樣的難度。領了錢，她每次都買東西給家人：買燒酒給爺爺、暖水袋給奶奶、弟弟們是筆盒或文具、姐姐天真是一些零食，父母則是給錢。小小，妳不恨他們嗎？有一次我看不過眼，問她。記得小時候過年，她家請裁縫來度身做新衣服，每一次都沒她份，我仍為此憤憤不平。她淡淡的說：「總有一天他們會知道！」

試了幾次還不能把臃腫的手臂套進外套里，小妮子嘖嘖有聲的抗議開來。

「雪，笨！要死啊！」她開口罵起我來了。

看她罵得頭頭是道，我忍不住笑了起來，剛走近的姐聽見也笑了。

「妳免看她人甲這小，罵人啊才是最會的哦！」姐說。

「嗯，雪笨，要打。來，敏敏最巧，給我說，這領水衫是誰織的啊？」我笑著指指她的毛衣。

她看到我和姐都笑得那麼開心，愈是受到鼓勵：「瘋母織！瘋查某，要死啊！」她一臉正經，不屑的語氣可是維紗維肖。

我不禁皺起眉，說得這麼順口，顯然不是第一次說。他們竟然允許她這樣說，玩笑也開得太過份了！小小該不會以此為樂吧！

「敏敏，不準沒禮貌！說媽媽！」我抓著她雙肩，也不埋她懂不懂禮貌為何物。

看著我突然板起臉，她扁起嘴，反身抱住姐的腿。

「唔通哭，看，哭就不是水查某啦！雪和妳玩的啊，看咧，伊在羞妳呢！」姐這一說，她順勢「哇」的哭出聲來。

「姐……」姐對著我搖搖頭。

「阮囡心肝，啥事啦！腹肚餓了是沒？來，阿嬤惜惜哦！」一回頭，大喊的已來到身邊。敏敏一見到她，愈發受到鼓勵，一聲扯到盡，第二聲又接不上來，好不憐的撲向大喊的。大喊的把她緊緊摟在懷里，像久散重逢的，又搖又拍，嘴里唧唧哦哦安撫著她，堆著滿臉的笑，笑容里有一份誇張的無奈。我扯了下嘴角跟她笑笑。好不容易敏敏停止了嚎叫，只是抽噎著，有時大大喘口氣，看她怯生生偷看我的模樣，倒讓我覺得自己真是個魔王。

「雪啊，看著囉哦，五百元沒易攢啊！你一個月，阮要做一年哦！」

「嗯？……」我摸不著頭腦。

「大喊的呀，妳唔通嫌囉，拿錢請妳帶外孫，還沒好哪？」媽聽到她的聲音出來道。

「唉喲，五百元又不是真大元，不是看在自己外孫份上啊，我才唔沒要拿這種苦來辛哦！你吃飯未啊，我來抱她返去喂米糊。」大喊的道。

「我們也是準備要吃啦，有閒再來坐啦！」

「好啦，這近，我日日都可以來啦！雪啊妳有閒也來阮那里坐坐啊！嘎嘎嘎……走囉，返去吃米糊囉……！」大喊的抱著敏敏，嘮叨著走了。

飯後，爸媽到外婆家去，我跟姐收拾著碗筷。

「姐，水滾了，我洗碗，妳快去洗澡，整日都沒時間講古。」睡了一整天，卻愈覺疲勞。

「免啦，洗這些免用多少時間，妳唔知怎擺……」

「唔，我洗完放在這裡，妳出來才收拾，好沒，快去啦！」

真是的，我都這麼大了，這碗筷還難得倒我嗎！每次回來，他們都不讓我做任何家務，說我不會，這不是笑話嗎，我這幾年倒是白活了？還是他們都以為香港的人不吃人間煙火、沒有這些瑣碎事？搞得我像個客人似的。大喊的尤其誇張，以前哪一次不是哄著我和姐：「唉呀，很悶啊，阮小金這陣在刮竹皮，不是就可以和你們玩啦！」我們實在悶得慌，就跑去幫她刮竹皮，學小小坐在矮凳上，斜放著手臂般粗的竹子，上下上下揮動刀子，看著那墨綠色的竹皮應聲而下，弄得滿身

滿腿都是。我不明白，那墨綠色編起門簾，加上鮮紅線，不是挺好嗎？幹麼要把它刮掉，用那青青黃黃的顏色呢？第一年回來時去找小小，她又在刮竹皮，我手癢起來，坐在她旁邊興致勃勃的揮舞刀子，小小看著我直笑，有時羞澀的插一兩個問題：上班是怎樣的？在那里鄰居都不相識，是真的沒？那里的人都是重女輕男，是真的沒？大喊的見了，大驚小怪起來：「唉喲，小雪啊，妳小心刀哦，很利的，唉，妳還是別刮了，看妳一身水衫，都髒了！香港沒這骯髒的活吧！妳一個月幾千幾千的攢，阮小金啊，哼，還在填本哦！同人沒同命……」小小拼命低著頭，飛快舞動著手中刀子，我見求救無效，又聽不到姐叫我回家的聲音，唯有找個機會抽出雙手，心虛嘍嘍兩句，找個藉口跑回家。

哇！一陣刺痛，我忙抽出手一看，一股鮮血從中指冒出來，很快和洗潔精的泡沫混在一起。我按住手指，勻瓢清水沖沖，中指被劃了條長長的條子，血仍不斷涌出。別被姐看到了，不然她要大驚小怪了。

「怎啦？流血了？我忘了告訴妳要小心那洗碗盆，邊緣有個缺口。快洗清潔，我給妳上點藥。」姐已站在我身後。

「不用了，小意思，」看著姐不同意的神色，我接著說：「我自己弄吧，膠布是在抽屜裡吧！」不等姐表態，我就一溜煙跑上樓。

如果我夠聰明，就別讓姐看到傷口這麼深。匆忙包好傷口，順便吃了傷風藥，我坐著等姐上來。傷口一抽一抽的，抽得眼皮也不尋常的跳動起來，左吉右凶，還是左凶右吉？兩個都順口，一時又分不出左右，捂著一邊，另一邊跳得似乎更厲害，太陽穴邊的脈搏也跟著「撲撲」亂跳。心慌意亂之下，心跳加速了，一時倒分不清到底是手的傷口較痛，還是頭更痛，只覺得每一下跳動都驚心動魄。我這是怎麼啦？回到家鄉就迷信起來！真好笑，家里從來就沒有甚麼信仰啊、禁忌的，現在莫名其妙的擔心起來。

天已全黑了，茶色玻璃映出倒影，長長的頭髮蓬鬆的像個烏窩搭在肩上，抓起梳子，我有一搭沒一搭的梳理著。小時候，我做夢都想留一把烏溜溜的長髮，媽說我的額頭跟後腦勺都是凸出來的，留長髮不好看，除非把後腦勺刨平了，從此只能羨慕著姐跟小小天天變著花樣梳辮子。真的病了，肚子脹得像繃著面鼓，吃晚餐時聞到油腥味就反胃，真沒出息，每次傷風感冒都要大吐一場才能收場。

「妹啊，止血未？」姐一進來就問。

「沒事，只是一個小口子。姐，妳看這頭髮，都打結，是不是太多塵了？」

「不會吧，妳今早才洗過，又一天沒出過門。來，坐這裡，我幫妳梳順它。是太乾燥吧。」

我坐在地板上，雙手擱在姐的膝蓋上，姐小心的捏著一小撮頭髮梳理著，那拂動的感覺有如冬日的陽光照在臉上，使人昏昏欲睡。

「姐，妳怎麼把頭髮剪了？留了十幾年，妳就捨得？」

「唉，沒閒通打理它囉。早上起來，鏡也不照，隨便扒兩三下就要開始做家務囉，以前聽人說做人新抱是真艱苦，這陣才相信。妳唔通看只有兩個人，雜活也是幹不完的。妳啊，這陣最快活，千萬唔通太早結婚啊！」

「我，八字還沒一撇呢！嘻，妳回來過夜，倒也自由啊！」我明知姐夫自小在外工作，不像一般村中人，媳婦回娘家要得到公婆及丈夫的同意，過夜更是一難得幾回，故意取笑道。

「嘿，妳呀，笑我……」姐用手指戳戳我的頭，笑道，「不過這倒也是真的，咱厝人找對象，都著重看公婆是否健在，特別是婆婆，認為坐月子時，有人可以服侍，照我看，沒倒也有沒的好處。說實在的，有幾個婆婆真的會服侍新抱坐月子的？」

「哇，真幸福啊！」我閉上眼睛，做出陶醉的樣子，「小小呢，她婆婆對她怎樣？她甲這乖……啲……細力點，很痛！」我撫著頭皮，誇張地咧著嘴，這一用力，頭痛更是肆無忌憚發作起來。姐總說我那嘴啊，是愈咧愈大，一笑起來，嘴角都連著耳朵了，我回頭向姐投訴兼撒嬌，姐的笑容不見了，擔憂的望著我。

「來，坐到這邊來，早晚妳也是會知的。」姐嘆著氣。

身上的所有脈搏又開始雜亂無章的運作起來，傷口痛、頭痛、心被扯離了位置。我手足無措地坐到姐對面，拉開棉被，隨手抱著枕頭，緊張的盯著姐。

姐閉了閉眼睛，深吸了口氣，手按在我弓起的膝蓋上，定眼看著我：「小小去了！」

我等著姐把話說完，去了，去了哪里？

「妳怎啦，我去茶泡一杯給妳喝。」姐擔憂的望著我，探過身來，拍拍我雙頰，又摸摸我額頭，穿起拖鞋往外走。

接過茶，我攏住茶杯，啜了一口，輕鬆的問：「去哪？」可喉嚨象被甚麼卡住，聲音出不來，在耳朵里迴響，嚇了自己一跳，我急忙閉上嘴，可牙齒不聽話的顫抖著，我又大大的喝了口茶，溫溫的茶有股腥味，想嘔！茶醉了？心里亂糟糟的。

姐拿走茶杯，放在桌子上，又回到床邊，拿個枕頭讓我靠著，拉平腳下的被子，我茫然隨著她轉，看著她再次坐到身邊來。她拉過我雙手，包在她的掌心，慢慢婆娑著，安全的感覺鬆弛了我緊繃的肌肉，這才發現全身的骨頭都隱隱發痛。

「是喝農藥的，真慘啊，發現的時候都吐白沫了，灌啊灌啊，洗腸，叫拖拉機啊，都沒用，太晚了。伊結婚後唔是沒吵過、打過架，那次也不是特別嚴重，誰會想到呢？大概二、三點時吧。看那個矮仔昌啊，眼睛凸出，一股凶相，打人時是從死里打的。看熱鬧的人多，真正勸架的是無，誰走近誰遭殃。矮仔昌的父母啊，一個躲在暗房里點旱煙，一個假樣罵兒子，實際是火上加油，等矮仔昌愈打愈狠。下葬時，臉上還是一塊紫一塊青的，想未到，她自小都沒過著好日子，這歹命！」姐哽咽著說不下去，我心里亂哄哄的，思想麻木了，可有條細線橫著勒住心，一揪一揪，怪難受。恍惚間，我又看到以前跟姐拉著手憧憬著未來的情景，熟悉而遙遠。姐，告訴我妳在說笑！我抬起手，不知自己想要甚麼。姐拭去淚水，摀摀鼻子，大大吸口氣，拉著我的手摩擦著，接著說下去。

「這頭婚事，根本從頭到尾都是錯！那年聰啊又返來，阮也剛從深圳返來，聰啊甚麼都沒說，沒說爲啥沒去深圳，小小也沒問，大家又象第一年那樣，開開心心的玩。有一日，小小到他家去，誰知第二日，聰啊就說不能再見面啦，家里反對。村里人一開始就閒言閒語，說是看中他是香港客，有錢，不然哪會看中一個短舌根！」不，不是這樣的！我捏緊拳頭抗議，姐拍拍我的手，搖搖頭，眼裡滿是悲哀和無奈。是啊，村里人一向唯恐天下不亂，難得有新聞，誰捨得放過？而且刀沒割到自己肉唔知痛。以外貌、金錢來衡量合襯程度，是自古流傳下來的，郎才女貌嘛！無才，財也一樣。其它的，誰理會？

「唔止村裡人，聰啊家人也有那意思。他姐姐，妳記得沒，嫁咱村阿偉的，也回來了，說伊弟弟在香港大把女朋友，一定不會回大陸娶！這下村人說的話更歹聽囉，甚麼款都有。大喊的本來也極力想促成這頭婚事，還去了趟聰啊家，知道無望了，返來後就開始數落他家的不是。小小那時是誰也不理，話也不說，有時就在咱家坐，幾點鐘沒說一句話。後來伊嬸啊一提，伊想都沒想就答應了。那時很希望妳返來，不過，唉！未必有用，伊根本就聽不入任何人的話。」姐閉上眼睛，靠在床上，臉色蒼白，眼圈下的青色愈形明顯。

我的腦子裡、肚子裡空蕩蕩，東西都跑到胸口去了，悶得慌，氣呼不出來，也吸不進去，就像浸在沒頸的泳池中，撐起身，把上身探出水面，就可暢快的呼吸了。可是不行，我拍打著胸口，另一隻手亂抓，像溺水的人急於抓住救生圈。

姐仍陷在回憶裡，我抓住她的手，很舒服，冰涼冰涼的。她吃驚的張開雙眼，把我的臉推向光的一邊，一骨碌爬下床。

「姐，怎啦？」我不明所以，一開口，聲音破裂，嘴唇乾燥。

「妳發燒了，快躺好別動！」姐扶著我躺下，又掖好被，把我密密實實的裹著。這樣不是更熱了，會加高溫度的啊，姐！我想笑，笑不出。

姐一定是去煮姜茶！小時候一有傷風感冒，媽就煮姜茶，冬夜喝起來味道特別好。姐和我有事沒事也偷著煮來喝，刮姜皮，採蔥，煮開了再下一點片糖，一喝起來可不是酌量的，往往要喝個痛快，第二三天常要弄得流鼻血。小小總是笑我們……小小？姐說過，矮仔昌出外染了一身病返來，醫好了託媒人婆介紹，很多女家一調查過伊的底都把媒人婆臭罵一頓，小小的日子一定不好過吧！

「來，快把這茶喝了，祛寒！一定是透早沖涼寒著了。」姐叫道。

我坐起來，頭頂像灌了水，沉沉痛痛的，卻又說不出是哪個位置。聞著熟悉的味道，只覺得溫暖，大大喝了一口，燙得我伸出舌頭說不出話，眼淚不打招呼嘩嘩而下。

「慢點慢點……」姐搶過碗，不斷的吹氣。

我又喝了幾口，抬起頭，碰上姐佈滿紅筋的雙眼。

「姐，妳也喝！」我把碗遞過去。

「不，妳喝，鍋裡還有，妳喝完了我再幫妳添些。」

姐添滿了我那碗，她自己也勻了一碗。如果能回到過去，那有多好！

小小見到，又要笑我們了！哦，勇敢點，別再給姐添麻煩了，她夠累的了！我甩甩頭，那些水在裡面晃來晃去，變成針刺的痛。

「姐，我好多了，免擔心。小小結婚後怎樣？她這乖……」

「妳真實好些了？好，妳躺著，再不舒服就叫我，」姐扶著我躺下，掖好身邊的棉被，一點空隙也不留，小心的在我身旁坐下，又用手背探了探額頭，接著道，「說起小小，真是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哦！結婚三日頭做客，一對新人返來，大家歡頭喜面喝燒酒啊，厝邊頭尾都說小小好福氣囉，嫁一個這好的厝，謙謙禮。誰知返去時就借酒意，打，扯住伊的長髮，沒頭沒腦的打！說小小讓他丟盡了臉，當他是後備，沒顧他的尊嚴，小小回一句，換來的是更多的拳打腳踢！之後三不五時就大打大罵一場，小小跟人聊多兩句，就是搬弄是非；跟男性打招呼，是在勾引人；笑，妳令我沒面子，開心哦；不笑，做甚麼寡婦臉，嫌日子歹過啊！公公吃飽甚麼也不理，抱著旱煙袋過日。婆婆呢，怕以後壓不住新抱，頭一個無論如

何要做好榜樣，有一次只因小小單手捧茶給伊，就說小小根本沒將伊放在眼內，看伊老骨頭沒用，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在兒子面前哭訴：你是男人還唔是啊，怕某啊，大了，要某唔要母囉，天啊，我哪會這歹命！只有一頓拳打腳踢才能平息這種呼天搶地的嚎叫。於是兒子是孝順的，新抱挨打是活該！是賤！是欠打！」姐咬緊下唇，緊抓著被單。我頭痛得厲害，有人拿著鑿子一下一下的鑿著，太陽穴邊的青筋在跳動，快要繃斷了。姐的話也是斷斷續續的，不知是我的頭做怪，還是她在哭泣。

「別人受委屈可以回娘家，小小不能！伊的家人都站在矮仔昌那邊，是小小不對，搞甚麼自由戀愛，他們都這麼認為。何況矮仔昌捨得花錢，嘴巴又塗過蜜，誰不喜歡他？就算這陣，一個月五百元叫大喊的幫他帶查某团，大喊的當他神來拜，還幫他物色對象呢！小小也唔知是怎的，被打到怕了還是怎的，初時還會反抗、辯護，後來任他怎打怎罵也不反抗，這更激發他的怒氣，說她是默認了！懷孕那段時間好一點，可一生個女娃，又要聽風涼話了。第二日就要自己洗尿片，雖說小小自小苦慣了，那時見到她，還是會被她那鬼樣嚇怕。站在伊面前，眼睛大大的睜著，也不知看到哪去。頭幾個月餵奶，還有個寄託，後來唔給伊接近敏敏，斷奶，其實是想追第二胎，追個男的。我和伊住在同一條村，但少來去，我去看伊只會讓伊受更多罪。有時同時返來才可以說些心里話，伊次次都說，唉，生成是歹命骨哦！」恍惚間，看到小小吮著手指，坐在我家大門口聽著台灣歌仔戲《五子哭墓》，每次播這錄音帶，她都來，靜靜坐在一邊，偷偷抹把眼淚。姐摸摸我額頭，抹去額上的汗，把棉被褪下一點。

「說伊歹命也真是歹命，自小到大，真正歡喜的日子沒幾日，也是那幾日害死伊！敏敏周歲，阿三去阮那里，就說順便去看小小和伊的查某团。也一年多了，阿三提起當時的事，說是小小去他家後，第二日，人送的一隻雞死去，聰啊的母說小小壞腳頭，就唔準他們來去。小小聽了，沒說甚麼，唔知怎的，矮仔昌也聽到了，人客走後，就發脾氣：可惡啊妳，臭 X 婆，這大膽，大白日妳敢人叫到厝里來，我今日不打死妳不姓林！小小呆呆坐著，任他打罵都沒反應，唔知在想甚麼，嘴在動，像在念咒。有人說，瘋了，驚瘋了！小小突然笑起來，開始沒聲的，肩頭抽下抽下，還以為伊是哭。後來，伊仰起來，又笑又哭，圍觀的人都有些沒好意思，或者是被笑毛了，慢慢散開，有的半推著拉開矮仔昌的，繼續喝酒。伊婆婆做勢罵矮仔昌兩句，回頭叫小小去洗把臉，伊笑著回房，就沒出來了……」姐捂著臉，嗚咽著。有個人站在懸崖邊的大樹根上，把鋤頭高舉過頭，一下一下的掘著樹根，伴著姐壓抑的嗚咽聲。我抱著頭，求求你，別掘了別掘了，可沒人聽我的。心里的那條線愈抽愈緊，心快要斷成兩截了。我一會兒用手按著頭，一會兒捂住胸口，往棉被里鑽，又憋得難受，忍不住吐了起來，記憶中很多人進進出出，折騰了好久，終於睡著了。

靜悄悄的，都到哪里去了？醒來時，只聽見遠遠近近的鞭炮聲，今天賀正！我怎麼錯過了？一骨碌爬起來，我衝到窗前拉開窗簾，陽光下一片喜氣洋洋，門口庭鋪滿了紅色的鞭炮紙屑，八仙桌上的香快燒完了，煙氣裊裊飄向天空，媽說，祈禱求福的話就是跟著這些煙飄到天公耳朵里去的。

我換好衣服衝到樓下，頭一陣赤痛，口乾得厲害，我出了一會兒神，最近總是做惡夢，太累了，甩甩頭，別把自己弄得神經兮兮的！奇怪，一大早都到哪去了？姐去向其它親堂拜年，可爸媽呢？怎麼也沒人來拜年呢？難不成現在取消這習俗了？正想著，從窗口看到幾個小孩都往同一個方向跑，發生了甚麼事？我放下杯子跟了出去。

遠遠的有一大圈人，舞獅的吧，這是每年賀正的必備節目，舞獅的從村中輩份最高的人家門口開始，輪著向每家人拜年。想不到現在還吸引這麼多人。怎麼現在舞獅都不用鑼鼓了？新發明？

「天公啊……」一聲淒厲的叫聲穿過人群，我心頭一緊。

擠在人群中，我看到一個年青女子，披頭散髮，穿著大紅衣服，跪在地上，雙手合什不斷的磕頭，嘴里呼天搶地的。旁邊有個男子被人圍住，憤憤不平的在投訴：「沒啦，你唔知啦，可惡啊……做人唔是這樣，新年的頭一日，哇，妳起來就面黑面臭，我榮啊雖然唔是很有孝，老母只有一個，通給妳這樣啊，免想！……」是洞簫腳的兒媳，洞簫腳和大喊的是妯娌，她還是老樣子，瘦得沒四兩肉，走起路來上身向後傾，腳在街頭，頭在街尾。倆母女嫁給倆父子，一入門就作威作福，朝朝要小姑煮茶給她吃，她自己則坐在門口庭，翹起那瘦如洞簫的二郎腿，搖啊搖，倆母女，也是倆婆媳，晒著太陽等三餐。現在輪到伊新抱煮茶了吧！

「……衰運囉…頭一日…打…是可憐！」有人耳語著。

「唉，註定…命……生男的……要囡唔要母…跟嬖沒跟母…」

「好囉，夠囉，唔通再現世了，妳看這多親堂，妳見肖沒？去茶泡一些出來。我囡，免驚免驚，聽見沒，唔通瘋哪，等下打驚孫的我是沒要和妳客氣哦！」洞簫腳抱著個一歲多的小孩，向她新抱喝道。

「快哦，阿芬啊，快去泡茶哦。正月正時，免為一句話氣苦哦。你們這些後生的，愈來愈愈大火氣囉，說你兩句就要死要活。快，乖，聽嬖啊說……」大喊的放下敏敏，附在阿芬耳邊說了幾句，眼睛則滿含得意神色的瞟著周圍的人，最後停在洞簫腳臉上。敏敏不斷的用手指刮臉頰，羞著阿芬。

阿芬抹著眼淚，低著頭回到屋里去了。小孩見沒甚麼看，都跑開玩煙花鞭炮去了。大喊的搬了幾張板凳出來，招呼著鄰居坐。大家無事般，吃著甜品道賀著：給你甜，令你大攢錢；給你甜，令你客後生。

「……早晚……小金……！」有人低語著走過。

我怔在原地，一陣敲鑼打鼓聲，舞獅的來了，孩子們從四面八方跑出來，湧了過去。敏敏和洞簫腳的孫也好奇的站起來，拍著手歡呼著、趑趄起趑的迎向前去。

指導老師姓名：梁秉鈞教授